

中华基督教会 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 的文化传播研究

李慧宇

(四川大学出版社, 四川·成都 610064)

摘要: 西南边疆是文化教育落后的地区, 同时又是少数民族聚居和经济最为落后的地区。鉴于这种状况, 基督教会在这类地区大力推行和发展教会教育, 以教育传播教义, 发展教会势力。

关键词: 基督教会; 西南; 少数民族地区; 文化传播

中图分类号: B97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6959(2005)02-0065-07

Culture Propaganda of the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in Southwestern Ethnic Areas

LI Hui - yu

(Publishing House of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4, China)

Abstract: The southwest frontier is backward at culture education and economy. Simultaneously, it is a compact community of ethnics, In view of these conditions, the Christian church devotes major efforts to practising and developing church education, propagandizing creed and expanding church forces through education.

Key words: the Christian church; Southwest; ethnic areas; culture propaganda

西南边疆是文化教育落后之区, 也是我国少数民族最集中的区域, 其发展状况对整个中华民族具有重大的影响。抗战时期, 国民党政府西迁重庆, 西南开发成了国民党政府关注的重点, 一度形成了边疆开发的热潮。中华基督教会趁机向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势力。由于边疆地区相对落后, 不易直接吸收西方宗教, 因而, 教会在边疆传教都以文化教育为开路先锋, 这就在客观上给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带去了一些现代文化因素。

基督教在清末大规模传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后, 就被西方帝国主义所利用, 作为侵略中国的文化武器。教会的主观目的是传授基督教。但同时, 客观上也为西南少数民族的文化传播作了一定的工作。在抗日战争以前, 教会在云、贵、川少数民族地区举办边民教育已取得一定的成果。基督教西南教区施教中心的云南昭通和贵州威宁等地的教会边民教育历时久、规模大、影响较广。到抗日战争时

收稿日期: 2005-01-09。

[作者] 李慧宇, 女, 四川大学出版社副教授。

期,基督教会趁边疆建设热潮之际,进一步加强了在西南的传教与社会文化工作,其中进展较大、影响明显的主要是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部组织的战时边疆服务活动。1939年夏,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干事诚静怡与总会青年委员、齐鲁大学神学院院长张伯怀到达重庆,在战时边疆建设热的感染下,二人决定作一次边疆服务尝试。6月,诚、张向国民政府行政院递交书面计划,此举也合上锋之意,不久就受到行政院明令嘉许,边疆服务工作随即提上日程。1940年2月,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委员会成立,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为名誉主任,委员有蒋廷黻、黄炎培等社会名流。委员会下设具体工作机构边疆服务部,张伯怀辞去齐鲁大学院长之职担任主任^[1]。服务部成立后首先在川康甘青四省交界的松潘、理蕃一带藏民羌民中设立第一服务区,稍后又在当时川滇康三省交界的宁属及凉山彝族聚居地区设立第二服务区^[2]。1944年,贵州黄平县教友李毅齐捐资3万元,服务部又请朱帮兴夫妇等人前往该县从事苗族聚居区的服务工作。1945年春,服务部派张原南前往云南寻甸,与当地循道会和柿花箐自立会联合,举办了边疆工作人员训练班,在当地苗胞中进行扩大传教和开展社会服务工作^[3]。整个边疆服务部活动区域先后达于云贵川康四省,但中心在川康及川滇交界的少数民族地区。

与历来教会传统作法一样,边疆服务部的传教活动是先以兴办边民教育和卫生事业入手,以便达到传教之目的。所有经费“均系指定为教育卫生两项用途”^[4]。在边疆服务部的推动下,教会边民教育在抗战时期掀起热潮,在传播现代文化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

二

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部成立后,川西、西康两教区都设教育干事,组织教友中有志边疆建设的知识分子,深入彝、藏、羌等少数民族村寨办学。采取普通教育、成人教育、职业教育同时并举的办法,努力推动边民教育,提高少数民族的文化水平。经数年艰苦经营,在穷山恶水间留下了一批现代文明的成果。

在普通教育方面,服务部主要从两个途径开展工作。一是自办边民小学。1939年边疆服务部成立后,于次年春在理县佳山寨和日尔觉寨办起两所普通小学。至1948年边疆服务部的小学已达12所,在校学生总计442人。具体情况见下表^[5]。

	校名	教职员数	学生数	班数	建校年月	备注
川西服务区	佳山寨小学	2	29	6	1940年春	该寨属理县,居民羌族
	日尔觉寨小学	2	25	5	1940年春	该寨属理县,居民羌戎族
	萝卜寨小学	2	28	4	1944年春	属汶川县,居民羌族
	立力寨小学	2	27	4	1943年秋	属理县,居民羌戎混合
	善庭小学	2	31	2	1947年	属理县,居民嘉戎族
	朴天寨小学	2	23	2	1947年秋	属理县,居民羌戎混合
西康服务区	小黑菁小学	2	25	5	1941年2月	属会理县,纯彝民小学
	小高山小学	1	13	3	1944年3月	属盐源县,纯彝民小学
	四开小学	2	25	4	1945年7月	属昭觉县,纯彝民小学
	三一小学	4	76	6	1946年2月	属盐源县,彝民小学
	大石板小学	1	20	4	1947年3月	属盐源县,彝汉共校
	惠康小学	4	120	3	1948年9月	设在西昌城内

上列数据是教会1948年召开第五届年会时的统计,反映的是当年情况。边疆服务部工作在抗战胜利后趋于低落,抗战期间各校学生人数比此表统计略多一些。例如,小高山小学1944年夏开校时,

学生为30人^[6]，而统计时仅13人，会理小黑菁小学1944年秋季开学时学生数为36人^[7]，统计时仅25人。由于环境恶劣，基础极其薄弱，边民小学不可能按内地办学程序办理。凡有生员，不论多少都招收。且只要学生及家长有兴趣，也不论年龄大小都录取。因而往往四五人就分为一班。一所小学有30名学生，就分出四五个班。小黑菁小学1942年开学时有学生36人，分成4个班，也就是4个年级。三年级4人，二年级9人，一年级14人，幼稚班5人^[7]。各边民小学皆实行义务教育，学费、学习用品费都不用学生缴纳。

除本部办学校外，边疆服务部还抓住机会参与各地政府的普教工作。1944年夏，服务部在盐源县河西设立服务处，在办学校未成之前，教员就义务为本地小学担任部分教学工作。在川西区龙溪寨，服务部在工作开展伊始，也义务为当地中心学校高级班讲授主要课程^[8]。1943年理番县政府在九子屯二瓦寨创办示范小学，在财力已备，人力不敷的情况下，服务部就派员前往该校主持事务，并负责全部教学工作^[9]。该县县长重视师资培训。每年寒假举办师资培训班，边疆服务部每晚都派人参加授课^[10]。此外，服务部还每年组织成都、西昌大学生暑期服务团，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教育卫生服务和调查研究工作。1943年，暑假服务部组织第三届成都大学生暑期边疆服务团，由华西大学、四川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女大、燕京大学、华西神学院等8校教师学生32人组成，其中有教授4人。该团在服务部川西服务区领域下，与理番县政府合办全县国民教师讲习会，历时半月。由服务团教授讲课，团员参加辅导，“成效颇佳”^[11]。

边疆服务部兴办成人教育的主要形式是在各小学附设民众学校。抗战以来，服务部训建的12所小学都附设一所或两所民众学校^[12]。其中绝大多数为民众夜校，少量为半日学校。这类学校课程有民众读本、算术、音乐、时事等，全部由所在地小学教员讲授，除礼拜天外，每晚上课^[13]。正规化程度与普通小学相差甚微。

此外，各服务区还采取适合当地需要、也为环境所许可的方式，开展灵活多样的成人教育工作。川西区在威州设立固定的民众图书馆，在朵谷脑则设流动图书室，把书报送到山野村寨，供边民学习^[10]。西康区形式更为多样化：其一，在西昌仓街特一号设一活动中心，每周有青年聚会，开展音乐练习、时事报告、平民识字班的活动。并有阅报室，供来此活动者阅读书报；其二，每月分别向河西、高草坝等处举行抗战宣传，时事讲演、图书流动等；其三，组织不定期的巡回施教队与巡回医疗队一起巡回偏远村寨，传授常识性知识^[14]；其四，在西昌和河西镇服务处附设彝民招待所，为彝民提供住宿。招待所要求凡投宿的彝民必须戒酒、男女分住、洗手洗脸，也不得随地大小便等。借以改变边民陈腐的生活习惯。晚上由服务处同仁讲故事、教唱歌、放幻灯，以传授普通知识，开拓彝民智慧^[15]。

为了迅速改进边疆的生产，提高边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边疆服务部对职业教育曾予充分的重视，先后采取下述方式加以实施。

第一，下属各服务处利用周围空地，进行作物种植和家禽家畜饲养示范。西康区昭觉服务处在院内和院周围试种苹果、葡萄、小麦及10余种蔬菜，获得成功。并用此招待彝民，以引起他们种植的兴趣^[17]。川西区朵谷脑服务处利用所属医院一个破烂不堪的小院子饲养良种，培育体大、蛋大的优良种鸡。还曾在成都展览所产的大蛋，向社会推广^[17]。服务处试种苹果，获得成功，在边民中迅速推广，对当地生产影响颇为深远。

第二，开办农牧试验场，手工习艺所。川西区在朵谷脑设有妇女毛织习艺所，利用当地羊毛，授以当地妇女纺织技能，“妇女们对于缝纫和编毛线等手工都很感兴趣”^[19]。在威州，设立家畜改良场，“目的在介绍优良家禽品种，及改良本地家畜品种”。起初，该场从国外引进了优良的种牛、种羊与本地牛羊杂交，培养新种，以后又陆续将方法与新种介绍给边民，因边民经济力所难支，牛羊推广困难，以后就改为培养优良猪、鸡种为主，受到边民欢迎^[20]。西康区在成立之初就拟与西康所属屯垦

委员会合办一所边民实用职业学校，并附设一个二千亩的农业实验场^[18]。因屯垦委员会改组未能实施计划。后西昌三一新村服务处成立，该处创办了一个混合农场，进行水田、旱田作物育种，家畜繁殖，蔬菜水果种植试验，由金陵大学毕业生李七达主持工作，向边民作广泛的示范^[20]。

第三，与地方政府和科研机关合作推广农业技术。西康根据当地农业以小麦种植为主的实验，1945年春，向国内各大学农学院，中央农业试验所搜集优良小麦品种24种，与屯垦委员会联合进行优良小麦品种的比较试验。选出五种适于当地生长的品种，向边民推广。同时，双方还合作进行了玉米、蔬菜栽培试验，均取得成功^[21]。川西区1944年秋对川西农业情况作全面调查，发现川西小麦腥黑粉病严重危害该区小麦生产，次年即与四处农业改进所及汶川、理县政府合作，进行防治。经过示范与宣传，使以前完全不相信腥黑粉病会影响生产的边民懂得了防治的重大意义，激发了防治的主动性、积极性，增强了自行防治的能力^[22]。

上述方式都还不是以完整体系和职业教育的形式开展的。但在当时当地条件下，对于传播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改变落后的生产习惯，都是有效的途径和措施。

三

抗战时期基督教会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兴办教育，传播现代文化一直持续到1944年前。十多年的艰苦经营，无疑是取得了一定成就的。在西康区，成绩最显著的是会理小黑菁小学。小黑菁区为纯彝民聚居区。山高路险，地广人稀。学生来自周围8个村寨，须行5至10里山路小学。但该校自1941年建校以后，长久兴盛不衰，经常保持学生有30人左右。同时小学还附设民众学校两所，茨竹菁民校设在小学内。学员来自五六里之处，每晚烛光火把，翻山越岭到校上课。民校除授课，还举办俱乐部，读书会，开展音乐、游艺、展览、体育运动等多样活动，引起了边民浓厚的读书兴趣，白天在山坡草地上常可见到一边放牧一边读书的彝民。大宛民校设在距小学8里的大宛村，常有学员二十七、八人，小学教师每晚轮流去授课，激发了彝民读书的积极性。当时的教师曾说：“夷人的热心读书，实在感人。”^[23]

川西区理县佳山寨小学，是该区、也是整个边疆服务部最突出的边教成果。该校1940年建校，学生来源于西山寨、儒达寨、佳山寨的羌民聚居区，经常有学生30名左右，每年均有学生毕业，10年间未曾间断。该校还附设男夜校、妇女识字班和一所幼儿园。到1949年，该校毕业生到外地求学者已有15名。其中考入威州师范4名，松潘职业学校3名，眉山农业职业学校1名，成都高琦中学2名，川西区医护训练班2名，等等^[24]。1945年3月，服务部组织佳山寨学生锦城观光团，参加者有佳山寨小学三至六年级学生9人，妇女识字班学生8人，是为羌民历史上的一大创举，轰动了四川省政府及社会各界，省府主席张富军，川康绥靖公署主任邓锡侯分别接见观光团学生，并赠送书包、银戒指等礼品，以示鼓励。观光团在蓉10日，先后与金陵女大、中央日报社、四川大学、华西神学院、燕京大学、华西大学、齐鲁大学、美国红十字会、空军医院等联欢，参加儿童节庆典，成都各界慰问新兵大会和盟军招待会等。学生们的表演展示了他们受教育的程度，在中外人士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5]

佳山寨小学对当地社会的影响是深远的，它在当时已成为川西羌民区吸收和传播现代文明的中心。该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在新中国成立后，有相当部分成为建设祖国的骨干力量。

战时教会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兴办的教育事业，对广袤的边疆而言仍然只是几点微弱的星火。但是，如果对照过去的教育状况来看，问题就又另当别论了。川滇边民地区，在赵尔丰主政前尚无教育，赵氏经办以前，历代政府尽管曾大力推进现代教育于边地，但直至抗战时期仍基本是失败的。边民厌学，视读书为当差，且认为读书时间长，是最苦的差事。西康关外，直至1940年，少数民族学生完全是“雇读而来”仍是“公开的秘密”。在道孚县，孔萨保、麻孜保是6家共雇一个，瓦日三保

共雇1个，莫卡一寨共雇5个^[26]。学生来源于雇请，就难免随时更替，“能一个始终其业者绝少”。因此，“数十年来边民之毕业于学校者无几。”^[27]相形之下，基督教会所办边民学校都是另一番情景。会理小黑菁小学可算是当时最偏远的彝胞山寨学校，但自建校就不但不曾有雇读问题，且引起了周围山寨边民的读书兴趣，茨竹菁、大宛两寨彝胞主动要求办学。小学无力另设学校，只好附设两所民众学校满足边民要求。教会办学能取得成功，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已掌握的材料来看，主要在于：

其一，办学人员富于为边疆献身的精神，办学尽心尽力。其成员受到宗教精神的感召和抗战激情的影响，大多数都置名利于度外，一心为边疆事业献身，埋头荒山野岭数十年如一日，为边民服务。美籍华人李美英抗战期间赴杂谷脑参加边疆服务，与服务部医生崔毓珊结婚，到1946年，因挂念老母，决定返美探亲。回到成都后，又重返边疆。他在给教友的信中说：“我深感到美国的家，不如杂谷脑的家，我真正的家是在中国”。^[28]会理小黑菁小学两位教员负责本校和两所民校全部授课工作，每晚轮流去两所民校教学，翻山越岭16里，次日又得上小学讲台，其辛苦可以想象。但他们想到的只是边民需要教育，“这都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一定得格外努力^[29]”。这样的献身精神在当时的政府所办学校的雇员中是罕见的，而在教会学校中却是常事。

其二，努力做到教育与边民实际生活的需要一致。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在清末以后教育所以失败，当时专家总结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教育与边民实际需要相脱离。基督教边疆服务部兴办的边民教育，内容上尽管必须使用国民政府的部分教材，但在结合边疆实际需要施教上也采取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首先，服务部设教是以医疗开道。每训一处，先行治病，显示现代医学的效能，使边民相信服务部的工作对他们的生活有好处。在此基础上办学往往一开始就比较顺利。在施教过程中，除讲授正规教材外，加入了较一般学校更多的生产生活教育和娱乐性教育。手工习艺班，供学生和当地妇女学习毛麻纺织技术^[30]。并利用学校周围土地，开办小型农技示范班，指示学生开荒地建梯田，教给边民利用土地的方法；改良耕种，试种果树和各类蔬菜^[31]。不仅教怎样种植，还教如何食用^[32]。娱乐性教学内容主要是音乐。鉴于少数民族具有喜爱唱歌跳舞的天性，学校把音乐教学置于重要地位，大力推行“新歌教育”^[33]。学生“音乐进步得特别快”，新歌传到了偏远的山寨，既提高了学生上学的兴趣，也传播了先进的文化知识。

其三，方法灵活，形式多样。学生分班级完全以程度为准，只要求程度一致。有几个级别就分几个班别。30人左右的学校，往往低至幼儿园，高至六年级各级齐全。校舍不够，就实行复式上课^[34]。目的只有一个，不放过任何一个愿受教育的边民。学校上课时，安排也不强求一致，完全根据学校覆盖面的大小和学生到校情况而定。有的在上午8时至下午2时上课，有的则把上课安排在上午9时至下午4时之间。尽量做到满员授课。此外，学校还普遍实行流动教学。夏季，只要教师到山坡草地，把放牧牛羊的学生召集起来，有三五人就行授课^[35]。农忙季节，教师到地里与边民一边劳动，一边通过唱新歌、讲故事，传授生产卫生知识。休息时教他们识字。冬季则到边民家里，教他们读书识字、唱歌，给他们读报纸，和留声唱片^[36]，不放过点点滴滴传授知识的机会。

其四，加强学校与边民之间的联系，争取社会的支持。边疆服务部在偏远村寨办学，十分注意争取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和一般边民的支持。创办会理小黑菁小学时，服务部取得当地彝族土司罗皓明的支持，创办过程就极其顺利。建校后，罗又长期出任校长，对小学的稳定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川西区杂谷脑服务处成立后，与羌族上层妇女官淑贞建立起友好关系，并培养她成为知识分子。服务处先后与她合办儿童生活学校^[37]和善赶小学^[39]，都取得了成功。西康区河西服务处通过西昌边民招待所与彝族土司沈依柱搞好关系。在创办小高山小学的全过程中，得到了沈氏的热情支持。校舍也是沈氏所捐，举行开学典礼时，又请沈氏及当地上层人士出席，并饮鸡血酒起誓，共同为所办的学校尽力^[39]。

在和一般边民的联系上，各地小学教员抓住边民节日、学校放假的机会，到村寨参加庆祝活动，

宣传读书的好处。与当地少数民族同胞建立起亲密的关系（家家都把教员“待如上宾”，临行时，还送给教师各种礼物^[40]）。通过这些活动，大大加深了边民对学校的了解与认识，对办好学校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教会学校采取的上述办学措施，融洽了与边民的关系，避免了当时政府办学所遇到了边民“视学校为陷阱，视教师如寇仇”^[41]的困境，也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边民办学读书的主动性，为文化基础薄弱的少数民族地区同胞吸收现代文化科学知识找到了一些具有实践价值的途径。

四

抗战时期，基督教会在少数民族地区兴办的教育仍然是教会传教的组成部分。但是，与传统意义上的教会教育比较，战时边疆的教会教育又具有其自身的特点。

办学方针：战时边疆教会教育的办学方针与边疆服务部的服务方针是一致的。服务部主任张伯怀曾明告教友：“本部是以宗教的精神从事服务的工作。……在适当的情况下，我们也愿宣传宗教，传播基督。……在地方人民不欢迎的区域，我们可以根本不传教，我们的口号是‘为服务而传教’，而不是‘为传教而服务’。”^[42]在这一方针之下，服务部办教育基本上是主张为边民服务。其所属各校受服务部的指导和人力物力的资助，但并不控制这些学校。服务部的明确意图是：第一步由教会为边民服务入手，逐步增强边民自救能力，最终达到边民完全自己为自己服务的目的。因此，服务部办学尽量争取与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和当地政府合作。并逐步把办学的责任重心移向政府和边民核心人物，使自身处于“补充、辅助”作用的地位”^[42]

教学内容：边疆服务部所属学校都不设正式的神学课，传教在课余和校外进行。教学的基本内容是国民政府部颁教材。除此以外，各校根据当地实际需要加入一定数量的手工习艺、农作物种植、家畜饲养技术等内容。基本上是根据文化教育与生产教育相结合的需要施教。

培养目标：此时基督教的边民教育是辅导性质的，因而没有明确的培养目标。但从教育实施情况来看，各学校都是以培养有一定现代文化科学知识的边民和向外地高一级学校输送学生为目的，没有培养宗教信徒的宗旨。就最为显著的佳寨小学而言，从1949年工作总结工作中也可看到，他们认为最值得一提的成绩是由该校毕业的学生有十五、六人升入了外地高一级学校^[43]。

思想教育：边疆服务部所办学校的思想教育是由服务部的政治倾向决定的。服务部在日军飞机轰炸重庆时开始筹备。当时的口号是“为了祖国利益，为了人道正义，为了天国的真理”而服务边疆^[45]。在抗战时期，其主要活动是响应国民政府建设抗战大后方的号召，参加边疆开发建设。抗战胜利后，服务部刊物登出的《基督徒对时局的意见》^[45]，呼吁制止内战，实现和平，改革政治，促进民主。明显倾向于向国民党要和平，要民主的人民大众一边。因此，服务部指导的边民小学校及民众学校在抗战时期主要是对学生进行抗日救国的教育。他们在学校内外办抗战壁报，宣读抗战消息^[46]，讲抗日将士的战斗故事，教唱抗日歌曲，如《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等等^[46]，向边民灌输抗日爱国的思想，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在会理小黑菁这样的偏远山寨，彝民也热切关心国事。每逢边校宣读战事消息，讲到抗日部队胜利，听者就鼓掌欢呼，讲到抗日部队失利，即忧形于色^[47]。

综上所述，抗日战争时期，基督教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兴办教育是其开展传教活动的主要途径和手段。边疆服务部1948年在考察边疆服务情况后自以为他们的服务“可以称为一种爱国工作”，这一评价是值得分析的。当时，许多爱国人士从全国各地汇集西南，投身于抗战事业。其中部分人参与了基督教边疆服务部的服务工作，他们的行动无疑是爱国的。但基督教本身作为一种西方宗教，其传播虽然带来了一些现代文化因素，但更主要的是一种文化征服。因此，对抗战时期的边疆服务工作应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参考文献：

- [1] 中华基督教总会第五届总议会议录 [R] .
- [2] “总部 31 年度大事记” . 边疆服务 [J] .1 卷 1 期 .
- [3] “在寻甸” 张宗南 . 边疆服务 [J] .1 卷 8 期 .
- [4] “边疆服务委员会四届年会记录摘要” [Z] . 边疆服务 [J] .1 卷 1 期 .
- [5] “1948 年边疆服务部工作简报” . 中华基督教总会第五届总议会议录 .
- [6] 王靖寰 . “河西夷区开荒记” 边疆服务 [J] .1 卷 6 期 .
- [7] 罗皓明 . “会理小黑菁小学” . 边疆服务 [J] .1 卷 2 期 .
- [8] “川西动态” . 边疆服务 [J] .5 期 .
- [9] “本邻近讯” . 边疆服务 [J] .1 卷 4 期 .
- [10] “川西动态” . 边疆服务 [J] .10 期 .
- [11] “川西区三十一年大事记” . 边疆服务 (创刊号) [J] .
- [12] 1948 年 . 边疆服务部工作简报 [Z] .
- [13] 罗皓明 . “教育在小黑菁” . 边疆服务 [J] .11 期 .
- [14] “川西区三十一年大事记” . 边疆服务 [J] .1 卷 1 期 .
- [15] “西康区三十一年大事记” . 边疆服务 [J] .1 卷 1 期 .
- [16] “康区大事” . 边疆服务 [J] .8 期 .
- [17] “川西动态” . 边疆服务 [J] .4 期 .
- [18] “边疆服务部工作概说” . 边疆服务 [J] . 创刊号 .
- [19] “川西 1950 年工作计划” . 边疆服务 [J] .2 期 .
- [20] 中华基督教全国总会议会录 [R] .
- [21] 西康区作物育种工作报告 [R] .
- [22] “川西小麦腥黑粉病防治区访问录” . 边疆服务 [J] .11 期 .
- [23] 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部 33 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R] .
- [24] 边疆服务部种西区 1949 年工作报告 [R] .
- [25] “最近消息” . 边疆服务 [J] .2 期 .
- [26] “改进西康关外小学教育的商榷” . 康导月刊 [J] .2 卷 10 期 .
- [27] “改进西康省边民教育之管见” [Z] .
- [28] “本部消息” . 边疆服务 [J] .12 期 .
- [29] “教育在小黑菁” . 边疆服务 [J] .8 期
- [30] “我们对萝卜寨工作的意见和展望” . 边疆服务 [J] .9 期
- [31] 西康区三一新村服务处工作简报 [Z] .
- [32] “拉不楞办学说” . 边疆服务 [J] .1 卷 4 期 .
- [33] “春到大凉山” . 边疆服务 [J] .17 期
- [34] 边疆服务部三十三年度工作报告 [R] .
- [35] 川西区三十四年七月份工作报告 [R] .
- [36] “我们对萝卜寨工作的意见和展望” . 边疆服务 [J] .9 期
- [37] “本部消息” . 边疆服务 [J] .18 期 .
- [38] 边疆服务部川西区 1949 年工作报告 [R] .
- [39] “河西夷区开荒记” . 边疆服务 [J] .6 期 .
- [40] “会理小黑菁小学” . 边疆服务 [J] .1 卷 2 期
- [41] “改进西康省边民教育的管见” . 康导月刊 [J] .2 卷 10 期 .
- [42] “本部的回顾与瞻望” . 边疆服务 [J] .1—4 期 .
- [43] 边疆服务川西区 1949 年工作报告 [R] .
- [44] 边疆服务部工作简报 (1948 年) [Z] .
- [45] 边疆服务 [J] .11 期 .
- [46] “教育在小黑菁” . 边疆服务 [J] .8 期 .
- [47] “柿花菁去来记” . 边疆服务 [J] .8 期

(责任编辑：廖 建)